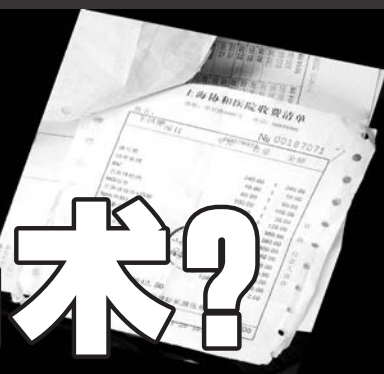


核心提示:

31岁的未婚女士王洪艳受电视广告吸引,到上海协和医院(民营)去作检查,结果被医生诊断为不孕症。入院检查不到3个小时,诸多检查结果尚未出来,医生便将其推上急诊手术台,不到24小时花去医药费近4万元。令人吃惊的是,一周后,当王洪艳拿到另一家医院作的妇科检查报告时,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大病。

是手术还是骗术?



经历

检查结果未出 她被送上了手术台

2006年11月20日9时许,王洪艳来到上海市东方医院作体检,其中包括全套妇科检查,检查完后被告知29日取报告单。下午,王洪艳在电视上看到上海协和医院的广告,通过电话咨询后,于20日15时22分前往该院,再次进行妇科检查。

“我当时嫌东方医院报告单出得太慢,上海协和医院承诺我当天检查结果当天就能出来,我想都没想就过去了。”王洪艳说。

据王洪艳回忆,在上海协和和医院里,医生为其粗略检查后,立即断定她患有继发性不孕症、盆腔粘连、双侧输卵管炎、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并说病情严重,很可能导致终身不孕,需要马上做手术。

“我当时被医生的话吓坏了,立即同意做手术。”王洪艳说。

当晚6时左右,在全麻状态下,王洪艳被实施了一系列宫—腹腔镜下手术。

记者在上海协和和医院开具的医疗清单上了解到,王洪艳自11月20日15时22分入院挂号到21日9时20分出院,上海协和和医院对她先后进行了甲状腺全套检查、不孕不育检测、性激素检测、肝肾功能检测、体格检测等24项大小检查。此外,还进行3次阴道超声冲洗、2次体内微波治疗、3次中药离子导入、1次子宫—输卵管造影手术以及1次宫—腹腔镜微创系列手术等。

值得一提的是,王洪艳从进医院挂号到上手术台,前后竟然不到3个小时,而许多关键的检查结果直到术后第二天才出来。

据王洪艳透露,就在办理完出院手续后,医生又将她带进一间更衣室做了输卵管通液手术,术后还开了10服中草药,花去5584.50元。短短一天时间,王洪艳共花去医药费3.9875万元。

“临出院,我无意间透露妹妹俩痛经,

医生便叮嘱我一定要带妹妹到这里进行妇科检查,并承诺可以优惠。”王洪艳说。11月22日,妹妹王洪波在上海协和和医院实施了与姐姐相同的手术,诊断结果也惊人相似:继发性不孕、宫颈糜烂。一系列手术下来,姐妹俩一共花去了近8万元。

就医

记者调查发现 就医过程疑点多

上海协和和医院最先为王洪艳开了总价5584.50元的中草药,实际交给她的却是20包液态袋装深褐色“三无”中药——无处方、无保质期,无上海协和和医院字样。

经王洪艳与医院再三沟通,院方终于在她出院一个月后补给她处方,处方中仅冬虫夏草一味就有90克,1克冬虫夏草价值260元。

上海协和和医院根本不具备药物制剂资质,但不少从上海协和和医院出院的患者都被动员开了这种“三无”中药。2007年1月5日,接到患者的投诉后,上海市药监局去上海协和和医院突击检查,上海协和和医院能提供的冬虫夏草仅100克,且提供不出进货发票。

王洪艳所接受的宫—腹腔镜手术,按照规定手术前须要求病人保持空腹、实施清肠,否则很容易发生手术意外。通常情况下,病人术后至少需要48小时卧床休息,有的要一个星期卧床不起。而事实上,王洪艳在术后15个小时就自己驾车回家了,且术后按压腹部的手术创口,她根本感觉不到痛。同时,王洪艳在接受手术前既没有保持空腹,也未被清肠。事后,记者对数十位接受类似手术的患者采访时发现,这种危险的操作非常普遍,且患者们都是在常规报告单出来前就已被实施手术。

此外,王洪艳花了3600元接受了上海协和和医院中药离子导入疗法。1月5日当院方被上海药监局执法人员问及有无与此疗法有关的机器时,院方则表示,这种疗法

已经不用。

还有一连串问题令人怀疑:上海协和和医院为王洪艳所配制的输液水中生理盐水5000毫升(ml)、林格氏液总计1.1万毫升(ml),大致相当于二十几瓶矿泉水。短短一天,这些输液水何以真正进入人体?王洪艳24小时之内接受了如此高频率的检查、治疗和手术,时间上也存在疑点。据王洪艳回忆,在治疗过程中,医生最关心的就是缴费。

调查

住院部出入口 都有保安把守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协和和医院,发现这家医院有诸多非同寻常之处。

进入上海协和和医院,一楼大厅正墙上挂满了专家的大幅照片,右侧是该院院长跟卫生部前任某领导的合影,左侧贴满了来自病人的感谢信;六层楼每层都有1至3名保安,手里拿着对讲机;楼内明明有电梯,做过手术后的病人却被放在担架上由保安沿着楼梯抬上抬下。

在三楼诊疗室与治疗室之间的楼梯拐角处,记者发现了一间标牌为更衣室的房间。此时,记者趁机闯入,竟发现更衣室内没有设置任何更衣箱,一进门便发现摆着4张手术台,且有人正在接受手术。更衣室内共有6间小房间,有的做手术室、有的储藏药品和设备,遍地堆满了药物和手术工具。

记者先后4次对上海协和和医院进行了走访,发现前来该院就诊的病人90%为外地人。患者从进医院的第一天开始,就由专门的导医全程陪同,门诊病历、各项检查报告单等都由导医一人控制,病人唯一做的就是跟着付钱,且病人一般当天即被推上手术台。许多患者抱怨手术做完了,还不知道自己得了啥病。

记者对10余位上海协和和医院出院患者(他们的医药费均高于1万元)进行走访时发现,病人出院时手上只有医院收费明

细表,医院未出具给他们任何检查报告单,几乎所有病人都被医生动员做宫—腹腔镜手术,仅此一项收费就达1.8万元。

追查

涉嫌医疗欺诈 卫生部门管不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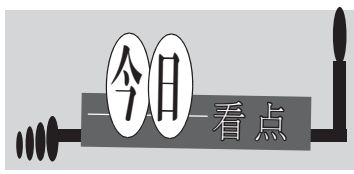
上海协和和医院院长陈庆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协和和医院所有医疗项目收费都是在上海市卫生局备案,经物价局审核批准的,上海协和和医院的宫—腹腔镜手术技术是比较好的,平均一天要做十几个这样的手术。对于病人及病人家属在上海协和和医院受到限制的问题,陈庆荣解释说,这主要是针对欠费群体,同时也是医疗需要。当记者进一步问及有关患者反映上海协和和医院缺乏基本术前准备时,陈庆荣说:“我也说不清,我是党校的老师,我说不好……”

一位知情人士说,一些民营医院经营者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医商,他们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不断赢得患者,甚至还给医生、护士设定程序,尽可能从患者身上多套钱。

有关专家分析说,目前我国医疗机构内发生的各种纠纷均由卫生行政部门处理,但由于医疗卫生领域法规不够健全,难以处理医疗机构内部带有明显欺诈特征的医疗行为,且我国至今尚无对医疗欺诈行为有明确规定,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医疗欺诈现象蔓延。

他称,对于带有明显欺诈特征而毫无医疗意义的所谓医疗行为,应将其定性为医疗欺诈,且卫生监督部门一经发现,应及时移交公安部门,并追究其刑事责任。

新华



鸽子不爱飞

连载(十三)

王海鸽



分别的时刻
方立民听说我爸生病后,决定向公司请假,下班跟我一起赶晚上的火车南下。他的这个决定出乎我的意料。为了省钱我们买了两张

硬座。上车后,方立民一直握着我的手,虽然他什么都没说,我也能清楚地感觉到他握着我的那只手不仅向我传递了他的同情,而且也有一分内疚在里面。周五一劳动节有四天了,我们都很清楚,我们的婚礼不得不再次取消。

5月3日他就出国,这一走就是一年。一年之后别谈结婚,我们的关系会变成啥样都是个未知数。可悲的是,两周之前我对他的感情还纯净如水,而现在就像一块光洁的玉石被乱刀划得遍体鳞伤。

老妈见到我俩非常欣慰。这些日子她也瘦多了,眼袋深垂,脸色发暗。没几句话

她就带着我们去见老爸。老爸躺在ICU重症监护病房,脖子上、身上都是管子,显得那样无助。我们只能隔着玻璃窗远远地向里面张望。ICU重症监护病房的探视比普通病房更严格。

下午再次来到医院,我们都换了无菌衣。走到老爸身边时,他已经醒来了。老爸望着我们努力让自己露出笑容。他嘴唇翕动,像在说什么,我马上低下头去,结果没听清老爸说了些什么。还是老妈了解老爸,她对我们转述:“你爸是说对不起,他没有实现自己的诺言,没法去北京参加你们的婚礼了。”

我心像刀割一样疼了起来,立刻握住老爸的一只手说:“爸,你别乱想了,好好养病。婚礼等你病好了再举行,现在什么事情都没有你治病重要。”

老爸似有千言万语,他把目光慢慢转向方立民,又看着我,再慢慢转回方立民。这一刻他什么话都没说,可

谁都看得出来,老爸的意思是什么。他分明告诉方立民,我把恬恬交给你了。老爸这段无力的托付让我难过得差点放声大哭起来,急忙把头扭向一边,以免他看到我眼里的泪水。

方立民弯下腰去,郑重其事地对老爸说:“爸,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恬恬。我向你保证!”

老爸的嘴角动了一下,再次露出欣慰的笑容。大概他有些累了,随即轻轻闭上眼睛。

旁边的护士给老妈使了个眼色,老妈便对我们说:“我们今天先这样,让你爸早点休息吧。”说着把我们领了出去。

因为G城每天飞北京的航班只有一班,方立民当晚就得坐火车往回赶。他在G城只待了不到一个白天。

4月正值梅雨,G城小雨淅沥。我和方立民共撑一把雨

伞,默默站在雨中就像一对聋哑恋人。我们第一次分别的时候相对无言。

月台灯光昏暗,纷纷扬扬的细雨在夜空中像雾一样弥漫,就像我现在迷茫的心情。

婚礼再次取消大家都心知肚明,可我们谁都不愿提及。这还真应验了民间流传的那句老话: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怎么也不是你的。

远远传来火车的轰鸣,顿时,站台广播声大作,开往北京的某某次列车就要进站了,请等候列车的旅客,按照先后顺序排队上车……

方立民终于对我说:“车来了。那,那你回去吧。”我们抓紧时间说着一些毫无意义的废话,庆幸火车的到来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寂。火车呼啸着冲进车站,慢慢停了下来。排队上乘客们蜂拥而上,我俩赶紧后退了几步。

眼看月台上的乘客越来越

少,又等了一会儿,方立民说:“走吧,我要上车了。”

我点了点头,慢慢朝后退去。不知怎么,一阵撕心裂肺的绞痛突然袭来,就像小时候丢失了一件心爱的玩具,那种说不出的委屈就哽在嗓子眼里;又像是与最亲的亲人诀别,仿佛这一分手就是永远。就在方立民要转身的那一刻,我突然扔下伞扑到他的怀里,泪水不争气地流了下来。想必方立民这一刻也很难过,他抱住我的双臂越搂越紧。小雨渐渐大了起来,不断滴在我们的头上和衣服上。

火车就要启动了,方立民突然说:“我不想像我爸妈那样,绝不想!给我一点时间,请再多给我一些时间。”说完他一把将我推开,转身上车。

下期预告:就这样离去